



扫码查看更多

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
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联合出品

让传统手工艺在创新中传承发展

项翠萍：双手对舞百万兵

H记者 王艳琦/文 吴建勋/摄

一口道尽千古事，双手对舞百万兵。

幕布为界，这边是神情专注的观众，那边是舞动在指间的千年手艺，再配以独特的说唱、器乐，皮影戏就在这光影交织中演绎出世间百态。

历经时光打磨，项家皮影戏光彩依然，一代又一代的手艺人，把这项古老的技艺心手相传、世代传承。2009年，大河项家皮影戏入选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项翠萍正是“大河项家皮影戏”的第六代传承人，也是安吉孝丰项家皮影艺术团团长，对她而言，皮影是一定要传承下去的艺术。

1 皮影人的热爱与执着

走进大河村皮影文化展示馆，一处能够容纳100多人的小剧场和一台用白色幕布作荧幕的戏台子映入眼帘，而幕布背后正是项翠萍发光发亮的地方。

说起项翠萍与皮影戏的缘分，可谓是一波三折。

清光绪二年，项翠萍的祖辈挑着两口皮影箱，从河南迁至浙江，项家皮影戏班自此扎根，代代相传。作为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傀儡戏之一，皮影戏在当时非常受欢迎，“项家班”名气响当当。

项翠萍的父亲项玉山在12岁时便跟随父辈去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地农村、山区巡演，一个地方，一待就是几个月，场场客满，其火爆程度可想而知。后来，因历史

原因，皮影戏遭到禁演，项玉山冒着风险，将14幅祖传皮影用牛皮纸和塑料袋包了十多层，埋在后山，这一埋就是几十年。

皮影戏就这样经历了跌宕起伏，也演绎着兴衰沉浮，逐渐被人遗忘。直到2009年被列入省级非遗项目后，才给皮影戏重出江湖提供了契机，皮影戏剧班慢慢地走上正轨。

受父辈影响，项翠萍从小就喜欢皮影戏。小时候每到睡觉前，她最期待的事就是在蚊帐中看父亲表演皮影戏，父亲独特的唱腔与精湛的技艺，在耳濡目染中，给年幼的项翠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但那时父亲并没有将手艺传承给她的想法，所以她只能偷偷自学。

随着现代艺术的发展，民间艺术受到严重冲击，项家皮影的演出市场每况愈下。无奈之下，项翠萍的父亲终于在2008年的时候，让她加入了剧团，这让项翠萍欣喜不已。

2011年，项翠萍正式从父亲那里接手“项家班”，成为孝丰项家皮影艺术团团长、“大河项家皮影戏”第六代传承人，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皮影戏演艺生涯。《杨家将》《薛仁贵征东》《薛丁山征西》……一出出传统戏剧在项翠萍和团队伙伴的手中，在光影变化下绽放出绚丽色彩。

“既然自己接下了这一棒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将皮影戏传承、发扬下去。”项翠萍说。

3 皮影戏的“复活”与创新

也不知是命运使然，还是什么原因，在项翠萍的带领下，皮影戏“复活”了——新元素、新内涵，正让它在传承中，走出一条创新路。

“我们出去表演时，小孩嫌戏太老，嚷嚷着要走。小孩一走，长辈也留不住。”项翠萍说。为了解决这个难题，她在皮影戏题材上做年轻化处理，创作出了《熊猫咪咪》《小羊过桥》等现代童话皮影戏，同时，结合安吉当地特色，项翠萍还创作出《孟宗哭竹》《白茶王的故事》等本土文化浓郁的经典剧目。

表演的机会多了，大家喜欢，传承就有希望。但对于项翠萍来说，仅仅是受到大家的喜欢还远远不够，她希望多招些大学生或年轻人进入剧团，把剧目变得更丰富，更贴近生活。因为在她看来，民间艺术的生存与发展，从长远来看，只能自力更生，依靠造血而非输血。

“只有让戏班先存活下去，才能谈传承。”因此每一次的表演，项翠萍都亲历亲为，从音乐到布景，不放过每一个细节，她说，“为了让更多人认识皮影，每一次展演

都不能含糊。”

在项翠萍的努力下，项家皮影戏不仅得到各个年龄层观众的喜爱，也获得了市级和县级荣誉。声名在外的项家皮影戏还经常受邀前往学校、广场、社区、美丽乡村开展巡演，每年都会有近百场演出。

前些日子，在一次下乡演出时，项翠萍不幸摔伤了脚，但即使是拄着拐杖，她还是坚持每周和大家一块儿排练剧目，希望让每一位团队成员都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，将皮影戏的精髓呈现给观众，相信这就是皮影人的热爱与执着。

如今，最让项翠萍感到欣慰的是，孝丰项家皮影艺术团有了年轻力量。吴雪强是项翠萍的得意弟子，也是新一代的传承人。因一次偶然机会，在电视上看到了皮影戏后，这位河北小伙特意赶来安吉找到项翠萍拜师学艺，一学就是5年。

“现在小强已经能够独自带着团队成员出去演出了，确实是很欣慰，我也不再担心项家皮影戏无人继承了。”项翠萍笑着说道。

顾影徘徊却逼真

项家皮影以牛皮为原料，用挂薄透明的牛皮雕刻人物，再涂以色彩。制作精细，人物造型古朴。

皮影制作过程

画稿

制作前要准备专门的画稿，称为“样谱”，图谱大多世代相传，也有根据自己的需求独创画稿，设计新的形象。

选皮

选皮非常关键，薄而透亮的成品皮主要用于显要部位，比如脸部和胸腹；而色暗的成品皮用于腿部或其他道具上。

削皮

使制作材料更加平整光滑且柔软，同时解决皮料的收缩性，利于雕刻。

描稿雕刻

描图样，用钢针把皮影各部件的轮廓和设计的图样进行拷贝并描绘在面皮上，最后再把面皮放在木板上刻制。

敷彩

敷彩用的是矿物质，在搭配颜色后就变得色彩绚烂、栩栩如生。

发汗熨平

即脱水，从而使颜色更好的浸染牛皮。

上油

熨烫平整后抹一层清漆，使之变得更加透亮，同时不易褪色。

缀结完成

将各部分组装起来，就可以随着木棍的牵动做出各种动作和姿态。



2 “项家班”的坚守与传承

“凤阁龙楼，万古千秋，太阳一出照九州，平顶关上九龙头……”随着一阵锣鼓声的响起，皮影戏《杨家将》选段开演。

虽然隔着白色幕布，身着戎衣手拿刀剑的人物形象仍旧清晰可见，只见它们伴着鼓点一会披荆斩棘，一会和着曲调说着唱词，一抬步一舞袖都惟妙惟肖，大将风范尽显。而屏幕后面大有乾坤，只见表演者每人拿着竹棍，不断操纵着手里的小人。

看似简单的皮影戏，其实纷繁复杂，对表演的技艺有着严苛的要求。由于每

个皮影人物都由头部、身体、四肢组成，每个部位关节衔接处都可以活动，同时根据故事情节需要，有时一个表演者手里要操纵多个皮影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“不同的人物的形象连走路都不一样，将军、小丑、女子的特点都不同。”项翠萍说，为了让幕布前的皮影活灵活现，她所带领的“项家班”可没少下功夫。

幕布前的皮影要有生命，除了操纵技术要好，皮影的制作也十分重要。项翠萍说，每一张皮影都是用牛皮制作而成，得经过抛光、浸泡、晾晒、素描、雕刻、上色、上釉等一系列工序，市场价格自然

不会低。

由于经费紧张，加上老版皮影简陋、粗糙，项翠萍突发奇想，特意邀请皮影雕刻师傅，带领戏班成员学习雕刻。在大家的努力下，如今他们所用到的皮影几乎都是自己亲手制作，也更趋于精细化，与老版相比，现在的皮影，眼睛、嘴巴都会动，表演起来更加生动逼真。

为了给观众创造更好的视觉感受，项翠萍还将影窗放大，添置了LED无影灯，把原来长度20厘米左右的影人道具放大到了50厘米左右，这一改变也成功让项家皮影越来越精致、生动。

